天風報

第一千零三十一號

社址天津法租界華中路電話三局第二二六三號
廣告刊例　每天每方寸洋五角三方寸起碼二天以上長期面議價目表承索即寄
訂報價目　每月四角五分半年二元五角全年四元五角　外埠同價零售每份大銅元三枚郵票九五扣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國聯特委會二十日會議中決定限日方二十四小時內確定態度

【二十日日內瓦電】十九國委員會於午後五時開會、不滿意日本側之新修正案、故依十八日開會結果、對日側提案、除取消招請美俄參加一項、其餘承認依去年十二月之原案、決議後即於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再俟日本最終之回答、

須有確定之回答、作最後之處置

【二十日日內瓦電】十九委員會今日下午五時十分開會、對日本方面、限於二十一日午後五時再行開會、以前須有確定之回答、報紙及十九委員會中對日政府訓令尚未到達、但日代表已作負責的聲明、日本私人接洽、多有不滿、相信國聯特向日本提出下列三項、一、是否接受萊頓報告書作爲歷史上之根據、二、是否以盟約第九條爲調解根據、三、日本將否聽從調解委員會之決議、如接到滿意之回答、調解有繼續之可能、

【二十一日南京電】外部主張、如十九委員會調解失敗、將事實經過報告大會之際、決宣布中國政府對東案交國聯處辦情形、及日方屢不履行決議案、擴大事變野心、以明是非、並喚起世界對黷武國家之注意、如大會果無制裁辦法、轉呼羅斯福就職後、三月間即可援引九國公約、由發起之美政府及各關係國、商解決辦法、

日內瓦　我代表團昨發宣言

特委會態度太欠公平正直

【二十日日內瓦電】中國代表團今日發表宣言、一、滿洲衝突任何解決、非有美俄協助、不能永久得關係國一致接受、二、任何調解委員會必須經大小國平均分配、三、調解委員會不應希圖中日間直接談判、不能有圓滿之結果、四、報告特委會對於草案不願作重要修正、草案內容中國代表團僅由非正式方面得到、中國代表團於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提出修正、迄今尤未接特委會答覆、惟西母斯德留蒙談話期間似曾表示中國修正案與特委草案精神互相符聯、五、中國堅持國聯報告應明白規定不承認「滿洲國」、並不允其繼續存在、

日逆部隊

開前方備進攻

【二十日南京電】日軍攻熱及偽檢兩路、均增調逆軍、偽張逆海鵬部加入錦州綏中一帶、于逆芷山部調離義縣黑山等地、逆錦部開往錦西、日軍計步兵一旅步砲兵一營、日軍已密令檢關

檢關前綫沉寂

日僑向關外遷避、勢將大舉侵犯

【二十日北平電】日軍換防並急補充軍實、一日軍鈴木旅團已於昨日完全由檢關開回錦州、所有山海關及東方角山寺二郎廟一帶、調由日軍三宅步兵

灤東一帶

茂木騎兵接防、最近前線仍無變化、雖不時哨兵發生小衝突、無大戰云、又日軍在錦州辦理軍需甚忙、昨晚又由南滿路轉僞奉山路運到錦州給養及兵車四列、內兩列爲步兵、兩列爲朝鮮大米云、

有敵機偵察

【二十一日秦皇島電】今早九時餘、敵機二架、到灤東秦皇島、昌黎、盧龍一帶偵察、歷半小時始向西北石門寨方面飛去、

孫科談話

中央決全力抵抗

【二十一日上海電】孫科談、中央對於目決全力抵抗、本人對於立法決從實際上舉辦上起草憲法草案、其他各項法典、亦均願定於二年內完成、

北寧黨部前方服務隊昨出發

由委員楊致煥率領先赴秦皇島

北寧黨部所組前方服務隊、推由該黨部委員楊致煥爲隊長、昨出發赴秦皇島工作、據楊委員談、外侮日亟、國人宜一致奮起、與強敵周旋到底、余率徒衆言之無裨時艱、爰糾合同志多人、相偕到前方服務、舉凡救護、交通、通訊、偵查等事、均在預定工作範圍之中、關於對於後方宣傳工作、亦決注意辦理、蓋敵方慣技、向喜利用一般漢奸、在我後方散佈謠言、淆惑人心、而民間以不易獲得正確消息、最易爲其蠱騙、本隊出發後、每到一處必隨時將前方實況宣告人民、藉使軍民聲息、永遠聯絡、不墮對方奸謀云、

蓮鈎之禍

姊夫宛啟

武邑城西劉紹棠、寄居津埠商、有弟筱棠、娶于氏爲妻、于氏有妹蓮鈎、未及笄、已委、而蓮鈎不及三寸、但當嫁與同村李三爲妻、民在母家時卽與其左鄰劉景環相識、劉迷於氏之金蓮、茶思飯想、客歲三月氏復歸寧、其胞姊劉于氏亦在、訛數日劉筱棠至岳處接妻、當日李于氏乘隙覓同劉景環潛逃、李三乃在縣指控劉筱棠誘拐、數度審訊、筱棠覓入囹圄、紹棠在津聞耗、倚友四出

電車車廠

昨一度紛擾

電車工潮、連日正在極力調解、已有解決之望、組昨日下午一時、南開車廠工人與查勤之洋員、因業項誤會突起衝突、公安局聞悉立飭保安隊警前往彈壓制止、市府亦以電話飭知工會迅速拆解廠內糾紛、直至三時許、秩序始趨平定、各廠彈壓之保安隊亦行撤退云、

訪者、昨日下午、有一對青年男女携手入劉錦購物、當係劉于二人、當卽抓獲、同赴一區三所、轉送法院亂辦、

各園封箱中特別精采之義劇出現

名流名票聚集一堂之盛大排演

本市育仁學校、因籌集基金、特請本市名票名流、於本月二十四日、串演義務戲一日、王庾生君爲天津票界名宿、從未日夜演四劇、此次日間演鐵溟州及天雷報、晚間演鐵潭州、譚派名作、均爲英會、天津小組陳湘君女士、津人士欲覩陳女士色相者、大不乏人、此次演龍鳳寶蓮燈、唱作兼重、女士對戲劇以天資獨厚且研究有素、津人士飫觀小姐之色相、復聆佳劇、豈不福耳福不淺、此外陳湘君爲劇界名宿、王受生及路介白二君、爲票界知名之士、又陸敬伯馮邦傑諸君、入材薈萃、所演亦多平時得意之作、戲碼日場有路介白王受生兩君法門寺、陳湘君女士、王庾生君遊龍戲鳳、王受生君全本天雷報、晚王庾生君九更天、陳湘君女士、馮邦傑君寶蓮燈、王庾生君、湖揚女士、全本羣英會、借東風云、

蜀山劍俠傳　(二〇四)

還珠樓主

那靈芝一千三百年結一回果、成熟七天、便入地無踪、服了之後、益氣延年、輕身換骨、可抵百十年苦功、家師便贈仙果七枚、賜與弟子、吃下去當時渾身酥軟、連瀉三日、全愈之後、力大身輕、遠勝尋常、如今可以力擒虎豹、手捉飛鳥、家師深恩、又傳弟子許多劍法、另換了一口錬成的寶劍、照口訣勤習了四十九日、便能御劍飛行、師叔的劍、也同時洗錬還原、又說起瞪丹的老前輩、才知是家師好友朱師叔、今早命弟子前來送信、順便請師叔實劍送回、行近成都、那寶劍好似認得家一般、一個不留神、便脫手飛去、弟子隨後追趕、見他往此地飛來、已知師叔收去、才放了心、家師說李師叔約請各派劍仙、不日陸續來到、請師叔代爲招待、家師尚有他事、來年正月初五前準到、此番乃是邪正兩方、正面衝突的開端、彼此約請的能人劍客、俱不在少數、這第一次交手、必須要挫消滅、以減少他們的勢力、家師還請師叔除夕前、到寺中探一探動靜、說他們那裏能人甚多、如被他們窺破、祇說是特去通知比試日期、不可輕易動手、弟子奉命轉達、請師叔斟酌辦理、醉道人聽罷、當下謝了周淳冒險探靈草之義、因爲追雲叟不在峨眉派統系之下、與峨眉開山祖師長眉真人、俱都是朋友稱呼、長眉真人飛昇時、大弟子玄真子、志在專修內功、稟明真人、願把道統讓給根基最厚的師弟齊漱溟、自己却同追雲叟苦行頭陀、三人前往東海隱居、風舍上乘玄宗、醉道人是齊漱溟的師弟、他因追雲叟雖是師兄好友、論底人家得道多年、又與長眉真人、有一面之雅、平素總以晚輩自居、周淳稱他師叔、他本不肯承受、周淳飲水思源、自己入門又淺、再三不肯改口、祇得由他、到了第三天、先是峨嵋劍仙中、峨眉派掌教劍仙乾坤正氣妙一真人的女兒齊靈雲、同着他的兄弟金蟬、髯仙李元化的弟子白俠孫南、奉了妙一夫人荀蘭因之命、前來候問道、又過了幾天、髯仙同門師兄弟、風火道人與元智、帶着大弟子七星手施林來投、施林與周淳本有一面之緣、當下周淳便謝了當日施林指引之恩、二人談得甚是投機、第二天起、羅浮山香雪洞元元大師、巫山峽白竹澗正修庵、白雲大師、陝西太白山積翠崖、萬里飛虹佟元奇、同他弟子嵩山二老矮叟朱梅、坎離真人許元通、雲南昆明池、開元寺、哈哈僧、元覺禪師、同他弟子鐵沙彌悟修、峨眉山飛雷嶺、髯仙李元化、先後來到、醉道人與周淳竭誠款待、松鶴二童、忙了個手足不停、到了除夕的頭一天、醉道人同各位劍俠、正在雲房閒話、羅浮七仙中的萬里飛虹佟元奇說道、同門諸位道友、俱都各隱名山、

好女人　續集　(四二六)

何海鳴

只是天快黑了、仍是毫無目的地在街上跑着、究竟到何時何地才算完、加之一天沒曾沾水米半點、兩條腿再走得極倦乏、越勉強掙扎着向前、精神氣力越是來不及、一時懵懵懂懂、眼花耳鳴、此身如軟絮一般、也就支撐不住、竟不知不覺的會闖到老師太的騾車跟前、那曉得這一闖反倒闖出好造化來、會遇着老師太這樣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的善人、竟把她帶到廟中、免得茫茫長夜、仍在外邊飄流了、看來她命中還注定有救星、並還該有個歸根的處所、便就打好了主意、又跑在老師太面前哀告道、老師太是我的救命的恩人、把我領到此地、但救人總要救澈、我並非今晚有了地方可住、明天便仍可往他處去的、既然天教我遇着了老師太、肯收留我這一晚、使我得身登佛地、想必這佛門中就是我終身歸宿之處、那麼、我得再懇求老師太一番、替我解決這一輩子的事、容許我在此拜老師太做師傅、剃度出來、修修我的來世吧、老師太一聽、這女子與身倡門、倒有做她門弟子的資格、且念她身經這許多憂患、出家的覺悟、還比任何人都堅決、也自可答應收留、便扶了起來道、你願出家、我當然肯留你爲門弟子的、但話要預先言明、出家人生活是異常的清苦、你能日後不反悔嗎、你還要多多效量一下才好、那女子道、什麼大苦頭我都吃過了、能在此地跟老師傅修行、真同上了天堂一般、那還有什麼反悔、老師傅如不相信、我可以咬下一個指頭來聞明心、說着、伸手指到口裏、張口就咬、老師太連忙攔住、說我相信你了、你不要那樣迂拙了罷、說時遲、那時快、手指頭摳了出來、雖沒咬斷、却已咬得皮破血流了、當時紮好了傷、又叫廚房備了一份素齋與她充飢、從此便留她在廟內、認她做排行第五的徒弟、並擇日剃了髮、受了戒、賜她個法名叫妙蓮、果然還妙道根基甚好、意志極堅、五年來跟老師傅做功課誠摯懇切、若練勤修、以前的四位師兄、竟誰也不及她、極其用心、與師傅當年做徒弟時的情形、是一樣的、她自然最能得着老師傅的歡心和信任、漸漸把廟中許多事情、都交給她代爲照管、好像廟裏的二當家、她爲人本很能幹、又肯勤苦、自然不拘襄辦什麼事、都能勝任愉快、老師太因爲近年已入老境、更喜清靜潛修、不大愛多管廟中各項事務、便一切都交給了這五弟子、只每在天棟那幾椿重大的事項、約略先向老師太提上一提、下餘便由五弟子自行處理了、談到廟中的事務、出家人除了念佛誦經、尚有何種業務要心、不過出家人也要生活、一日三餐、和廟中種種用度、也自開消甚巨、這座庵本是當任老師太才經營稍有頭緒的、歷史尚不能和其他幾千百年的古刹相比、何況又僅是女尼主持、手腕也不像一般高僧闊大、因此並未曾積下什麼廟產、可以坐地收租吃利、

冤獄得白記

青原

魯省主席韓復榘氏、對於境內白面嗎啡等毒品、禁止極嚴、吸食者被其查獲、或斃或長期監禁、不稍貸也、人或嫌其科律過酷、有悖人道、實則欲求澈底禁毒、固非酷律不可、今日魯省毒氛、究較他省爲殺、不能謂非韓氏酷律之功也、惟天下事有利必有弊、不法之徒、因利用此類酷律而得行其嗌人之手段者、自亦難免、如最近發生一事、可以爲證、特記之以風施行酷律者、不可不知所慎也、

有旅津之湖州絲買費某者、半月前得其湖州絲莊來電、謂有絲綢一百五十匹、已由郵局寄至濟南某某賓館、請速往濟南推銷、費抵濟、詢某某賓館綢已到否、答云未到、正詢答間、遞者已至、搜查費之行李、獲白面一包、某某、絲爲費之老友、得電後遂赴濟營救、費九牛二虎之力、始白其事、今費已釋歸、而某某賓館主人則同日入罪矣、蓋絲綢早爲該館收到、有郵局收據、該館竊實爲據、因該館窘於資、乃將絲綢變賣、迨費至、無可交待、竟以白面潛投其行李中、並報告當地、指費爲白面販、囑速來捕去、冤獄之成、即基於斯、事既白、韓復榘氏大爲震怒、遂館主等至、戒將置之極刑、且搖首自嘆曰、「人心險惡、奸巧百出、過去之日、當不知已有多少此等枉冤事矣、今幸有此事得白、今而後吾知悔焉、吾知慎焉、」

五福降中天

素馨

清西后性嗜戲曲、萬機之暇、輒假絲竹以陶寫、一時聲色之盛、幾越開天、而霓裳同詠、曲譜按度、亦極其媚茲一人之況、每逢令節、必奏五福降中天曲、與虎拜休明、同申其慶祝、應秋益節、栩栩如生、供奉諸名伶、皆執事其間、無不各奏簡能、以致遂殷賞、多蒙賜予、有伶王楞仙者導演人、執彩球引龍而戰、蠡蛺蝶穿花之致、末場故意疾行、繞臺馳逐、諸人跟隨而上、相率仆地、天顏爲之大笑、此曲譜外間絕少流傳、祇應天上、令人徒悵望于南內月明、更無擫笛宮墻、有李暮其人、爲洞滿一擊之度、法曲飄零、幾付與墓烟荒草、鼎鼎馳名之某大音樂家、追隨南府諸伶後、鴻寶枕中、獲中郎之秘、深自欣喜、可藉以增長其龍門聲價、嘗自炫於人前、二酉獨窺、顧苦於廣播有心、而聞者咸若風花之過耳、得公衣鉢、莫過傳人、乃以授之富連成、令隨戲加入、用表示其天年朱霞、有異於庸衆、班中以曲中演奏、皆有其一定牌子、非可任意而爲、譜待頭可占龍頭、而如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處說起方好、姑漫應而爲高閣之束起、梅蘭芳遊美、滿載榮譽歸來、梨園行人、發起歡迎會、於其至也、相率至東車站、爲燕昭之擁彗披路、某大音樂家以所得未能會、思乘此一貢獻於社會、俾人省識、弋取桑榆之譽、先期遊說富連成、請前所授之禁中秘本、倘未關門之布、今蘭芳之至、萬流仰鏡、可使場面上人、於火車到站時、排除爲房中之奏、一以顯其特別、一以示蘭芳此行之壯、非以天家之供奉、效鈞天之享、不足以形優異、且於隆重方面、似猶有憾、諸場面以高軒之述、誼不容辭、若各作做手之抱器而朝、魚魚逐隊、與吹鼓手又何以異、有激烈者、更以某大音樂家、屬在同行、以沽釣而得倖運之途、今自高其位置、而以吹鼓手視他人、曾不思草木之有區別、界限劃分、面乃頤指氣使、忘却本來面目、祇知討好閣人、不復知加考慮、一盆冷水將所授之曲譜、撕若顧秀才之裙、化爲蝴蝶、片片飛舞、致使此猶在人間之廣陵散、又作劫灰之伴、叢殘收拾、貴善發揚、而以好名之故、反引起人之反感、致無形而受摧殘之影響、與管仲之器、與斗筲之器、孔老二所以致慨也、

還珠樓叢談

記舊都飛賊捻兒長

清光緒中葉、北京大鬧飛賊、王公貴人邸第、所藏珍寶、往往不翼而飛、被盜之家、門窗戶壁不動、毫無痕跡可尋、積案數百起、差役迭受比責、衙之刺骨、顧盜蹤飄忽、踏遍九城、毫無兆眹、名捕郭某、已告老卸役、應其徒輩之請、出訪月餘、亦無從蹤跡、時歲暮苦寒、積雪厚數寸、郭登金魚胡同口外一小肆中買醉、見同座一人、狀殊溫文、指爪長數寸許、行態懶緩、衆皆以捻兒長呼之、郭略與接談、初未留意、俄傾、長飲訖、付資行、郭適對小窗遙眺、見長行雪頗緩、而足痕較常人爲淺、知非武功有深造者不能、乃詢長根底於酒家、始知長爲宗室子弟、無恒業、好施與、其寓所即在金魚胡同旁營房內、（即今東安市場舊址）人以其寒酸迂緩、故以捻兒長呼之、郭益覺長爲可疑、亟命徒輩輪流尾跡之、知盜案果長所爲、羞得其隙、懼不敵、復延名鏢師數人爲助、伺隙擒之、長竟越數丈高牆、如履平地、終以衆寡不敵、腿部受鉅創、不得遁、郭擒長後、除加鐐鎖外、復於腿際釘以木狗、獄中戒備尤嚴、長在獄凡三月、日夕仍用功無間、三月後創愈、破械越獄遁去、是夕郭於枕旁得元寶數錠、插刀一把、郭悟其意、遂自傷其目、不再問官事、而長亦遠引、不知所終、

風聞

□雪芬老二、昨夜應國民飯店某客條子、至翌日始返、聞因老二在飯店中吃醉酒、寸步難挨、遂在室內沙發上躺着過夜云、

□蘊輝老五、連日在中華

涇伶赴宴記

知白盧主

敘日前、本報記載某旅社七十六號老五、因邀涇伶朱某在交通晚餐、與王太太大打其架、此事記者頗知其詳、惟與前所記者、略有出入、圍爐叢事、濡筆記之、以實本風、所謂王太太者、即住交通之王口玉、去年曾從良一曾姓客於北平、不久因不安於室、被人嫁逐出、遂重墜火坑、操野雞生涯、自來津後、客游藝場所、常有其踪跡、爲日既久、遂與朱伶勾搭成姦、老五乃王之手帕交、因知其在津、故常往交通訪之、日前三時朱晚餐、適五在室、王堅留同餐、遂與朱同桌、而五固不知同餐者即大名鼎鼎涇伶朱某也、顧朱以爲天下妓女、可隨意玩弄、五姿首尚佳、乃毫無顧忌、任意調笑、幸五尚知廉恥、擲箸而出、歸後屬王不已、五直告不隱、好事者遂以老五與王太太因吃醋而打架、上述云云、不過王自諱之言耳、

落子館唱活、極爲賣力、座客對之甚爲滿意、昨晚應某君之邀、在某旅館二十號清唱四郎探母、自坐宮至回令、生旦兩角皆由老九一人担任、可謂煞費精神矣、

□平觀、金鳳樓綠萍老八、日前與一小白臉客在某飯店開房間、翌日老八疲倦不堪、其戰況之盛、可想見矣、

□今凱、焚彩閣琴琴、過年有還津營業之說、聞因奚琴新近有一恩客、在津做事、勸奚琴來津、日常開消、該客承擔維持、來津後、擬寓交通旅館云、

□北玉香小桃老五、芳容秀麗、衣飾入時、且人極忠厚云、

□三樵書寓之劉雪樵小老、貌既不揚、松香架却是不小、故生意日衰、

珠江浩劫紀

病鴛

二十四年前、廣州火燒大沙頭事、爲青樓慘史、今則珠海西堤間、枇杷門巷、燕語鶯啼、徹夜笙歌、歡情無限、誰不復憶及此一幕慘劇矣、先是珠海之蜑戶、悉自食其力、以謀生計、雖爲人賤鄙、其操業固甚正大光明也、清初忽有作俑者、使妻女操賣淫生涯、而夕陽簫鼓、流水笙歌、居然鼎盛一時、於是羣相效尤、風起雲湧、悉棄舊業、競作此新企圖矣、其集中地曰大沙頭、環舟如城堵、所居曰水寨、寨中匯客之姊妹行、曰水寨妹、用巨鏈環鎖大舟爲郭、估水上面積約七八方里之遙、中則鱗次櫛比、樓閣堂奧、不下千家、各立門戶、亦有商市、百物咄嗟可辦、小舟往來、專司送迎、操槳者喊水妹也、各家另有三艙之舟、泊於寨外、曰紫洞艇、艇各有名、多香艷風雅之詞、與秦淮畫舫相仿、光復之前一年、因不戒於火、正如赤壁鏖兵、周郎連環之妙計、忽遭間隔不可解、全寨俱燃、時在深夜、水映空際、紅光燭天、烈燄飛騰、他舟避且不遑、孰敢趨救、明日視之、但見燼餘焦木、與夫同命鴛鴦、縱橫水面、傷心慘目、誠浩劫矣、是役而後、有司不許恢復舊觀、適廣州建設當局、設計填築、於是大沙頭乃滄海變爲桑田矣、其地即今之西堤也、

永興國劇社週年紀念　包丹庭敬祝

□曲家包丹庭先生之丹青

奕語

汝痴

奕具周天之數、色分陰陽、用兼攻守、楸枰坐對、則機械萬端、然爲之猶賢、古有明訓、乃自流入三島、彼邦人士、盡力研求、國家設官給俸、獎勵有加、本因坊等人才輩出、返觀吾華、自清代范黃而後、便已銷聲、民初徐段、雖著稱一時、然俱非舉世無敵、近有神童吳清源、已遠涉東瀛、終亦悉是否將倭敵敗盡、原夫博奕、天才富者始工、性躁急者不可近、嘗觀對奕、因一着之錯、奮袖揮拳以爭、視今之不抵抗、殊欠雅度、因一劫之糾結、此攻彼應、屏氣凝神、以謀最後勝利、較之國際折衝、尤無遜色、羅月軒主人觀奕有感、曾賦長篇、仿李太白蜀道難、其詩曰、「噫吁嚱、危乎悲哉、橘中之險、險於臨深淵、氣足撼山岳、一戰幾經年、縱橫捭闔不厭詐、殺機密布貫雲烟、爭先恐後齊趨敵、彎弓盤馬啟示閒、一鼓二鼓厲士氣、然後兩鋒迫壓相周旋、聲如涼秋振木之狂飆、勢如爭流赴壑之巨川、坤軸之豈若將裂、崑崙翻、黑白何顯然、風雲變幻指顧間、一將成功萬骨暴、歷盡劫灰發長嘆、搔首望天思悄然、鴻鵠散飛不得安、時來虎猖恣紛擾、丰秤零落孰保全、旗靡與轍亂、刀折弓絕絃、橘中之險險於臨深淵、驟然聞之起粟冷、貂尾流離誰氏手、落魄至效王孫乞、犬馬充庖粟滿庾、浩劫相逼弗足論、其阨也若此、嗟爾營營之徒、胡足以警哉、雄關高矗而蒼茫、猿啼鵑嘯、淒斷肝腸、照樹驚慈烏、偃林走貪狼、觸目攙槍、撒手霹靂、狐鼠竄邱陵、失羣猶依邑、闔廢殘局盆太消、是個中人、相逼何太急、」又清苑王雨蓀（按即伯能）、昔曾抄寄李玄清觀奕詩、較近來國事、頗吻合、今被敵僕搜盡、錄後、其一「悟得機關早、都緣冷眼看、代人危急處、更比局中驚、」現時蘇俄對於中國、或抱如是態度、其二「張步臨奔悔、陳宮見事遲、分明一著錯、未肯告君知」、遂東北淪陷、分明失敗、本不戰也、其三「肯捨原非弱、多爭易受傷、中間有餘地、何必戀偏旁」、此則可爲日閥警告、吾人讀此、亦可自慰矣、

犬婿

仲虎

客歲仲秋、予僧寄旅舊都、忽來少婦、年約雙旬、謀租屋以居、主人指西廂與之、約定、遂徙來焉、家無長物、祇一獰毛獅尾、好犬伴之而已、居既久、益不悉來歷、近見其常犬之尨、能愛衛如玉之女、無他故也、一夕予偶經其室、聞猥猊之聲、喧諸戶外、穴而覷之、見婦白身仰臥、犬伏其上、作殊死戰、旋聞婦曰、毛毿毿刺人膚肌、還未饜耶、犬似解人意、遂一躍而下、予亦拔足遁歸、述諸妻妾、共相嘆笑、婦知事洩、遂徙而之他、

代郵

靈犀兄、今日下午六時、敬候駕臨一談、原啟